

第四十一篇 岡波巴的故事

敬禮上師。

瑜伽自在主（密勒日巴）喜笑金剛之第一心子，岡波巴（大師），曾親爲馬爾巴上師所授記，當馬爾巴大師命各徒衆祈求夢兆時，尊者會以所夢之「四柱頂相」見稟。馬爾巴在解釋夢兆之時，曾於歌中預記將來尊者當有一世無倫比之傑出大弟子。本尊金剛瑜珈母亦會向尊者授記，將有二十五個得大成就之弟子。其中又有如日，如月及如星等弟子之差別。其中如日輪光耀之首座弟子則爲（岡波巴大師）。佛陀薄伽梵於三昧王等經中亦曾親自授記大師之降臨。其他甚多大乘經典中亦皆有岡巴大師之授記。

其中尤以悲華經之授記特別（明顯）。經曰：「阿難！佛滅度後，未來世時，於北方國，將來比丘，名曰『醫師』。已曾事敬過去諸佛，宿植德本，發殊勝心，入大乘法。爲利衆多有情，故行菩薩行。其人博學多聞，善持菩薩經藏，宏揚大乘妙法，樹大法幢，十方普聞……」。其實岡波巴大師是已經現證十地等覺位的菩薩摩訶薩。密勒日巴尊者亦早於光明正定中見到，即以三昧力予以加持，又變現化身召攝大師前來。以此因緣，（西藏）佛法發揚光大如日麗中天。衆多有情皆得安趨無上菩提之位。大師之傳記若廣爲詳述，則如大海之無盡，此篇所述不過取其一滴畧記於此耳。

大師的出生地家鄉是西藏雅耳的色巴谷。乃尼哇族姓之後裔，父親是一位醫生，名叫烏昨嘎巴加波。娶了兩個妻子，一名雍來咱，一名桑登著馬。生下二子，大師乃是長子，取名爲頓巴打爾馬著。因爲大師的父親對世間諸學極爲通達，所以從小就教導大師世間的各種學問，因此大師通曉世法，於各種會議時善能諮詢。大師於十五歲時即已廣學紅教寧瑪派之各種密法：諸如根本續秘密心要，赫汝卡嘎波，寂靜憤怒續，大悲網持續等紅教之衆多要法皆廣學之。家傳之八種醫學，亦皆通達玄奧，圓滿善巧。大師二十二歲時娶一當地極有權勢之地方官吏達馬俄①之妹爲妻。該女美淑端莊，德相圓滿。爲大師生下一子一女。某年，（該

著原文藏自譯基澄張

密勒日巴尊者集歌



地忽然發生大瘟疫），大師之子（染上瘟疫）不幸去世。大師安葬幼子歸家時，女兒亦不幸夭折。過了幾天，大師的妻子也染上了重病，遍試各種醫藥和饗祭，病狀仍毫無起色。她在瀕死的邊緣上掙扎了很長的一段時日。本來她染上此絕症後，亦自知不能痊癒，儘可安心撒手逝去，但她却用極強的意志力掙扎不肯死去。其時大師坐在她的床邊為她念誦經書②，不覺付道：「她受了如許的苦痛和折磨，身體已經不成人形，但仍舊不肯安然死去，一定是因為對某事或某物有着極大的貪戀，不能捨去。我應該問個明白。」就對她說道：「夫人啊，許多衆生因為不明世間輪迴原是有爲法，無常無實，終無安樂，因而長期流轉生死，真是又辛勞又痛苦，想起來好不令人傷心煩惱！親眷朋友亦無非幻夢一場，但爲了他們，人却要受盡各種痛苦。我眼見這些爲世事所迷惑的衆生們，心中不禁生起了極大的哀痛喲！你現在這樣的受罪仍緊緊的執持此殘體不肯安心的逝去，一定是對某物有着極大的貪戀，所以不肯捨離。如果是貪戀家園，我就將它供養給比丘們作爲道糧；如果是貪戀財寶，我就將財寶供養僧衆③，和周濟貧困。其他我想不出有什麼值得你貪戀的。你我二人是因爲宿世的願力今生才有這一段相聚的因緣；但又因爲你的惡業，現在竟染上了如此的絕症，我雖已想盡辦法替你醫治，但除了延長你的苦痛外，實別無好處。再者，無論這一次你死也好，活也好，我是下定決心去專志學佛，不做其他的事情了。」

夫人回答說：「我現在已是快死的人了，對家園財寶皆毫無眷戀，就是心中捨不得你！請你快去召喚我的兄長來，要他設法保證你終生不再對任何女人發生愛情。再說，生死輪迴中的所謂家庭，亦實在沒有什麼快樂可言。你若能專心學佛，那是最好不過的了！」

大師說道：「你縱然能活命，我們也不能永遠作夫妻④。你如果死去，我就決心專志學佛，立誓不再續娶了。你是否要我立一個誓呢？」

夫人說道：「你不是一個欺騙人的人。但是這一次爲了使我心安起見，還是請你立一個誓吧！」

大師說：「立誓是需要一位證人才行的。」於是就請叔父巴索前來作證人。將寶石和金水所寫成的佛經放在大師的頭上，大師於是鄭重的立下了誓言，（終生不娶，專志求佛。）

夫人說道：「夫君，你今後是否一心一意去學佛，我死後也會從墓穴的隙縫處來察看的啊！」說畢，緊緊的握着大師的手，兩眼凝視大師的面孔，眼淚簌簌的不斷滴下……（良久，良久，才斷了氣。）

於是大師就將財產分成三份；一份用來替夫人祭祀超度。將屍體火化，骨灰作成察察⑤裝在塔內。這個塔以後就成爲有名的『夫人塔』了。直到現在，在雅那地區仍能看到。另一份財產就供養（給寺廟）作爲慈善事業之用。最後一份就留下作爲自己的道糧。

大師把夫人身後各事都辦畢以後，身心安適，決心專志學佛，就在尼通獨自居住修行。那時叔父巴索心中想道：「我那可憐的姪兒，新近喪失了這樣一個賢淑可愛的妻子，心中一定非常悲痛，我應該去安慰他一下。」於是就帶着酒食來探望大師。叔姪二人交談甚久，把許多事情都談得非常詳盡。大師對叔父說道：「夫人死後，（各事已經料理妥善，）我現在倒覺得非常安適愉快。」叔父聽了此話不禁大怒，憤然對大師說道：「你到那裏去找得到這樣好的妻子呀？你說這樣的話，要是讓舅兄打爾馬俄聽見了，不罵死你才怪！」說着竟抓了一把灰土向大師的臉上擲去。

大師說道：「叔父啊！難道你全忘記了嗎！不久以前你會爲我作過立誓的證人。難道我不是正在全心全意的修學佛法嗎？」

叔父想了想說道：「姪兒！你說的話一點也不錯。我已經這樣老了，但還是生不起『念法』之心。實在慚愧已極！姪兒啊！你專心的去學佛吧！我會好好的照顧你的田園和財產的。」

大師背着親友，悄悄地離開家鄉，來到潘境的播拓寺，朝禮播拓寶明（法師），說道：「師傅啊！我是由雅區來此求法的。學法期間還希望你能供給我的生活費用。你應自備道糧，我才能引導你進入佛法之門。」

大師忖道：「我若是自己有錢，怎會開口求你幫助呢？記得

密集金剛（本續）中曾說過：『一個做上師的人必需具足四種悲心才能對衆生有所利益。那就是：經常不斷的悲心，自然生起的悲心，關懷與祈禱的悲心和隨所需求濟助弟子的悲心。惟有具足這樣的悲心才能成就利生的事業。我看這位上師的慈悲仍舊不夠，我和他也無宿緣，心中亦生不起殷重的信心……。』不久大師就回轉家鄉，拿了十六兩金子作爲初期學法的費用，前往潘區的甲交山寺，在甲淇喇嘛前剃度出家，受具足戒，法名福德寶。然後於夏巴領巴及夏杜哇會巴二格西<sup>⑥</sup>處學習莊嚴經論，現觀莊嚴論，俱舍論以及其他衆多法典。又於茫境之羅登洗惹處受喜金刚，密集金剛等續部灌頂，聽聞其釋要及口訣。復於紐如巴及甲交日巴二格西處廣學一切嘎當派之法要。於是大師自忖道：『現在我應該開始修行了。』就在甲交山開始靜修。

大師生來智慧過人，慈悲深切，貪執、慳吝之心極微；信心精進之心甚堅。從不懶散或放逸。白晝於聞思學處精進研習；夜間則修習禪定，或繞佛經行，心離散亂。內外諸蟲不近大師之體。五、六日不食亦不覺饑餓，身常輕安適樂，能一定多日，深入三昧。粗分煩惱皆已息滅。曾得夢兆恰如金光明經中所示將獲十地前之五種瑞相云云。

過了不久，大師在一次感兆中<sup>⑦</sup>，親自看見一位身體非常碩大的綠色瑜伽行者，肩上披了一件襤褛的布衣，手持拐杖來到大師的面前。他用手掌壓在大師的頭頂，同時口中也噴出一些唾沫（滴在大師的頭上）。大師立刻覺得定力突然增長，進入了一個超乎尋常的三昧，同時對慧觀亦生起了決定的信解，全身覺受到異常的快樂；智慧也特別敏銳起來。大師就對鎮中的某比丘說起此事。那個比丘說道：『你是一個得了具足戒的比丘，一向持戒異常清淨。如果一個比丘在（定中或夢中）看見了瑜伽行者之類<sup>⑧</sup>的現象，那就是大力鬼王白嘎耳所變現的魔障前來擾亂修行的。所以你應該趕快到阿闍梨前面去請求傳授白色不動佛的（咒語），同時供養衆僧祈求加持。這樣就可以消除這個魔障了。』大師依囑聽受白色不動佛法，供養衆僧百種齋食和種種供施後，上次

出現的那個瑜伽行者，出現的次數反而愈來愈多了。

此時尊者密勒日巴已在紅崖博拓之安樂洞太陽堡與惹窮金剛稱，寂光，色問惹巴，只貢惹巴，雁總頓巴等爲首的諸大弟子以及亭目的（施主）則賽，庫秀等施主衆在一起，宣講了義及不了義教，轉大法輪。其時幾個年長的惹巴啓稟尊者道：『尊者現在已經年邁了，如果有天尊者到別的淨土去了，我們這些惹巴弟子實在需要一個能爲我們除遣障礙和助益修持的人。施主們也需要一個能種福田的對象。所以應該有一個能代表尊者的人來領導才行。尊者如有合意的人，可以將一切口訣傾瓶相授，正式傳以衣鉢之位。否則我們的傳承就很難以維護弟子，教法亦難以發揚光大了。』

尊者聽了，臉上畧現不悅之狀說道：『我將來會有一個能宏揚教法和成就廣大事業的弟子前來的。今夜我當觀察他住於何處。你們明晨一大早就來此集會吧。』

次日清晨，尊者比平時起得較早，招集衆惹巴弟子及施主們前來集會，說道：『將來受持我的教法和傳承的人將接受我的全部口訣。他將來會光大佛法宏傳於十方。他是一個受了比丘戒的出家人，名字叫做拉結（醫生）。不久他就會來此地的。昨天晚上，我夢見他手持一個空的琉璃寶瓶前來，我手中却持有一個盛滿甘露的銀瓶，於是我將銀瓶的甘露全部都灌注在他的瓶中了。老父的面前已經生出了一個長子。他將使佛陀的教法像麗日中天一般的發揚光大，使無量有情皆得蒙益！哈哈！哈哈！』於歡笑中密勒日巴歌道：

『敬禮至尊諸上師，大恩師尊前祈請。

東方白獅之甘乳，其味甚濃力甚足，若未嘗飲此乳者，何知此乳力強濃！

南方斑爛大猛虎，一蹤能躍數丈外，帝釋天王乃能知，焉知其躍甚難及？

西方居慕魚有胆，比後方知躍處奇，惟有赫汝<sup>⑨</sup>能騎之，焉知其味苦中苦？

北方青龍具大力，惟有巨龍嘎覺波，能知此胆之苦味，其力甚大難思議，未與此龍較力者，

焉知其力巨無匹？ 嘎魯道能匹敵之。

比後方知其力巨。 惟有天神大力士，

名號，不由自主的突然生起一股極大的仰慕和信心。（因爲激動過度，）竟昏厥了半日，醒來後流了許多眼淚。然後起立向尊者住的方向恭敬頂禮多次，口中連聲呼道：「尊者！尊者！慈悲我喲！慈悲我喲！」這樣至心祈禱多次後，然後回到房中以七支供

此乳若置凡器中，

應貯金器寶皿中， 陶瓦陋器焉能盛？ 器裂乳流成空擲！

深之又深法精華，

若未實修此法訣， 何深之有？有何用！

修後方知深邃焉！ 父師馬爾巴能領受， 密勒日巴能修持，

密勒日巴之修持， 以及覺受與口訣！ 皆爲擊節之精要，

非器之人不傳授。 吾子比丘來此時，（盡我所有）傳授之！」

却說岡波巴大師某日正出外繞寺經行。該年其地發生了大荒旱。大門的下面來了三個乞丐，閒談着各自的願望。一個乞丐說道：「今年這樣的荒災喲！幸虧有甲琰日的善心比丘們，今天大開方便之門，延請所有的人到寺中去吃齋聽法。因爲他們的施捨是不限於任何資格的，所以我們也可以進去吃自己的一份。吃完後，還可以檢些殘食，然後再到甲琰日附近一帶去弄點食物來吃它一頓，豈不快哉！」

另一個乞丐說道：「我還有一個比你更好的辦法，讓我們去弄一升半生不熟的紅豆來，加上一點胡椒，然後弄一籃子的麵拌在一起，再找一個無人的空屋去慢慢的享受，豈不樂哉！」

年長的一個乞丐說道：「一個深沉利害的人物就是在饑餓的時候也會笑容滿面沒事似的。鳥雀雖然餓了，但飛起來却仍舊像鷹鷺一樣的翱翔自在。所以你們莫要說這些餓極饑食的話吧！前面山陰處來了一個比丘，好像在繞寺經行的樣子，我們的話如果（讓他聽見了，傳出去），豈不羞煞人麼？如果真要是有所欲求的話，就應該立大志作一個無垢光明天子的後裔，作西藏全境之最勝大王統領治理全國，爲宏揚佛法做大護法。這樣才有點意思。要不然的話就要像住在那洗雪山的瑜伽自在主密勒日巴一樣，不畏饑苦以禪定爲食，一襲布衫和拙火之暖樂爲衣，不分晝夜的浸潤在光明大手印中，旅行時從空中飛騰而去。若能捨棄此生之老乞丐一面說着，一面眼淚簌簌的流了下來。岡波巴甫聽尊者之

過度，竟昏厥了半日，醒來後流了許多眼淚。然後起立向尊者住的方向恭敬頂禮多次，口中連聲呼道：「尊者！尊者！慈悲我喲！慈悲我喲！」這樣至心祈禱多次後，然後回到房中以七支供養<sup>⑩</sup>法來遙敬尊者。大師身心雀躍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殊勝三昧覺受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 註解

① 此處藏文 *Shan* 為舅父之義，後又有 *Srin · Mo* · 之字樣。此處或

後面始終未見大師之妻的正式名字出現。若此女是達瑪俄之妹，則舅父又不知作何解，只好暫譯爲達瑪俄之妹。

② 原文作：「用金子和珠寶寫成經書。」

③ 此處之僧衆指寺廟中之僧團，非個人之僧侶也。

④ 此處文義不太明顯，只能揣譯。

⑤ 察察——西藏人常以泥土灌入佛像或經咒之模子中，俟泥土乾後取出，則成爲泥塑之佛像或經咒。爲一種懺罪積資之善行。

⑥ 格西——爲西藏寺廟之一種學位。格西之本義爲善知識，後來則成爲表示「博學之士」的一種學位矣。

⑦ 此處藏文作：「心之覺受」，不知係定中或夢中所見。此處姑譯爲「感兆」。

⑧ 此處及歌集許多其他地方，皆可看出在「密勒日巴」時代，（甚至以前）西藏佛教中專修禪觀之瑜伽行者，與講經說法之僧侶間

有一種對立及衝突之勢。常有互相攻訐之事發生。但必需注意的是，這並非顯教行人和密教行人間之對立，因爲西藏無論任何一派皆奉行顯密二教也。此種對立之形式在中國亦然，如宗下和教下之對立即是一例。再者，搞佛學的人很少能兼顧修行。修禪觀

者，又極難成爲第一流的佛學家。佛教史中兼具「學」，「修」

二種大成就者實不多見，像岡波巴這樣的人實不多見也。

⑨ 原文作：東比赫汝嘎。此處簡譯爲赫汝。

東比赫汝嘎爲密教之某本尊佛像，坐騎爲一老虎。

⑩ 七支供養——此卽普賢行願之十大行願簡去三者，剩下之七支爲

禮敬諸佛，廣修供養，懺悔業障，隨喜功德，請轉法輪，請佛

住世，普皆廻向。藏傳各種修法中，通常皆以此七支行願，作爲必誦之禱文。